



◎褚河东南流

□丁进兴

公元324年初秋,颍川名士褚裒家一团喜气,仆人传来消息,夫人谢真石生下一女,天真可爱。欢喜之余,褚裒看到案台上的石蒜开得正盛,便给刚出生的女儿取了个脆生生的名字——褚蒜子。

褚氏一家高兴得像得了宝,“蒜子、蒜子”叫得甜腻。在颍水边生活了十几年后,褚蒜子出落得大方优雅,气度非凡,被聘为琅邪王司马岳的王妃。公元342年,晋成帝病重,召重臣商议一番后决定:“琅邪王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朕意传位于他。”

晋成帝驾崩后,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琅邪王妃褚蒜子被册封为皇后,母仪天下。这一年,她刚满18岁。

褚裒是东晋名将,老练稳重,从不对任何人、任何事进行评价,只是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曲直褒贬心中有数。他的女儿褚蒜子,深得其真传。

褚蒜子命中注定是个大起大落之人。19岁那年,她生下儿子司马驎。第二年,她的丈夫司马岳驾崩,她的儿子司马驎继位,是为晋穆帝。晋穆帝年幼无法执掌朝政,晋升为皇太后的褚蒜子深知,政权交替之时,由她临朝听政是稳定局势的最好选择。于是,她化悲痛为力量,接受群臣的请命,临朝摄政。她奖励农耕,劝课农桑,落户屯田,兴办学校,倡导寒门入仕,使国力增强、民心安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较大发展。

这仅仅是褚蒜子40余年政治生涯的开始。

公元361年,晋穆帝去世。晋穆帝无子,晋成帝的长子司马丕即位,是为晋哀帝。晋哀帝在位时,大司马桓温权倾朝野。晋哀帝对政事不感兴趣,却迷信方士,成天不吃饭,只吃金石药饵,年纪轻轻便一命呜呼。晋哀帝没有儿子,褚太后就立晋哀帝的弟弟司马奕为帝,她继续临朝摄政。不是褚太后贪恋权力,而是桓温有了非分之想,为了与之抗衡,她特意请东晋名门之后谢安出山相助。两年后,褚太后还政,桓温开始兴风作浪,造谣说司马奕不能生育,奏请褚太后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帝。褚太后迫不得已,在奏章上批复同意。

司马昱即位,是为晋简文帝,褚太后无须再临朝听政,被尊为崇德太后,移居崇德宫。司马昱继位后8个月就驾崩了,临终时欲让桓温摄政。褚太后不同意,授意王彪之前去阻止。王彪等人上书请立太子司马曜继皇帝位,是为晋孝武帝。司马曜刚11岁,没有能力把控朝堂,恰逢桓温去世,大臣集体上奏请褚太后再度临朝听政。褚太后没有推辞,立即接受了,因为她太知道稳定对国家的重要性了。4年后,晋孝武帝15岁,褚太后下诏还政,再次退居崇德宫,留下她一手提拔上来的谢安辅佐皇帝。

公元384年,褚蒜子病逝于显阳殿。众臣都非常敬重这个3次临朝听政、主持国家大局的太后,晋孝武帝更是从心底感激她。于是,晋孝武帝率领百官,为褚太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葬于崇平陵。

千古人杰地,褚河腾细浪。文化汇渊藪,贤良出颍川。10月19日,禹州市文联和禹州市文广旅局在褚河之滨举办褚蒜子文化研讨会,各方学者齐聚褚河镇。

在研讨会上,两个女人出场,围绕褚蒜子为人们呈上了一场文化盛宴。其一,长篇历史小说《我的乡党褚太后》的作者、郑州市作协理事顾华出场,和大家分享她的创作初衷及褚蒜子的生平。

其二,禹州市夏禹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月霞声情并茂地介绍了颍川褚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及其贡献。

褚氏家族历史悠久,人丁兴旺。从西汉的褚少孙,到唐代褚遂良的五世孙褚虔,代代都做官,辈辈出人才,堪称“阳翟名门贵族”。

褚氏家族以孝、和传家。比如褚蒜子虽贵为皇后,可每次回娘家探亲,都要给父亲行父女之礼。再比如褚渊,贵为驸马,却以母亲年迈体弱早晚需要陪护为由辞官。在褚渊庶母去世的时候,他如同对待亲生母亲一样,为其守孝百日,且终日以泪洗面。褚渊去世后,皇上诏见其儿子褚贲,褚贲见了皇上泣不成声,

一言不发,皇上说要把褚渊的爵位赐给褚贲,褚贲坚决不接受,说要给父亲守孝3年,恳请皇上把父亲的爵位赐给他的弟弟,他只留父亲生前的数千卷旧书。

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造就了一代代忠臣、谏臣、良臣,褚遂良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追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病危之时,把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招到跟前说:“当年汉武帝托孤给霍光,刘备托孤给诸葛亮,现在朕不行了,就把我儿托付给你们了。还望你们尽力辅佐,以保江山社稷。”李世民驾崩后,太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改年号为永徽。永徽三年,褚遂良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永徽四年,他又被提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随后,武则天的出现改变了褚遂良的政治生涯。永徽六年,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在关键时刻,善于迎合圣意的李勣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句话改变了唐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政治悲剧的深渊。

被封为皇后的武则天为了报复褚遂良,将其一贬再贬,赶出了朝廷,后来还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韩瑗与褚遂

良共谋反叛。晚年的褚遂良甚至被贬到偏远荒凉的爱州,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清化。在爱州,陷入绝望的褚遂良带着愧疚和遗憾离世。褚遂良死后,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爱州。

褚遂良死去40多年后,武则天阅遍朝臣幡然醒悟,不得不承认褚遂良是忠臣良将,临终前留下一道遗诏,为褚遂良平反昭雪,恢复其爵位。唐德宗时期,褚遂良归葬于阳翟,他的画像被挂在凌烟阁中,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褚遂良不仅名垂青史,还在书法上颇有造诣,被誉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唐人书评》中这样写道:“褚遂良的书法看似沉着,却笔笔轻盈,轻的地方如蜻蜓点水,重的地方如力士拔山;行笔有粗有细,细的地方不嫌纤弱,粗的地方不嫌粘连,粗细轻重极为协调。”褚遂良的书法融合了王羲之、虞世南的风格,独具特色,空灵大气,从中可窥探出他肚能撑船的宰相风范,严谨方正的结构又充分体现了他为官兢兢业业、刚正不阿的风骨。

文章千古事,褚河东南流。研讨会后,颜华和刘月霞兴奋地合影留念,一个女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红花岗盛开在褚河之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来了。



最是落叶知秋深

□李易农

秋风扫落叶。立秋过后,风一天比一天凝重,它们在树梢间盘旋迂回,在每一片叶子上流连……终于,那些叶子禁不住秋风的敦促,开始变换容颜,将生活里那些忍耐的性格,从浅黄到深红,慢慢地从叶子的纹理里渗透出来,从叶柄到叶尖,层层递进,最终完全占据整片叶子。

叶子变黄了,叶子变金黄了,叶子变红了……这就是秋天,这就是秋天最炫目的风景。

当风的力度和叶子的秉性融合,那些叶子便会从摇曳的枝头飘落下来。它们在空中翻转着身子打着旋,或者晃晃悠悠,或者袅袅婷婷,轻柔飘逸的样子甚为迷人。落在树下的,像个乖巧的孩子,依偎在大树母亲身边。而飘向远方的,似曾经的我们走出故乡去远方寻梦。梦是有的,可以翻山越岭,可以飞过河流或田野。

是的,那些落叶,是飞着的。窗前,午后的叶子颇为知晓午睡者的梦。没有风的时候,它们也会轻轻地落下来,从窗前划过。窗台上、地上,待你睡醒,那些叶子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叠加着,厚厚的一层时,你会想象自己就是那只慵懒的小猫,卧在叶子中间,享受着阳光的沐浴。

而街道上,叶子更像顽皮的孩子,它们看惯了车流人流,对人间的悲欢离合见怪不怪,只是按自己的脾气行走人间。在高高的枝头待烦了,就借着风声一跃而下,在空中停留片刻,锁定目标落下。繁忙的马路像极了一条奔腾的河,人或者车拥挤时,宛若浪花溅起,那些叶子就随着浪头晃晃晃。有的叶子会跟着车子向前跑一阵。这辆车,那辆车,这可忙坏了叶子。更多的叶子则落在行人脚下,任由人们踩过,用自己的柔软迎合来自外部的力量。人在旅途,这是叶子为人设下的最让人感触和伤感的一幕。漫漫长路,黄色的叶子充斥步履间,那种悲怆让旅途中的人分外伤感。

叶子是落下来了,它们是脆弱的,仿佛经不起一缕微风,经不起人们的轻叹,经不起自身的重量,从枝头如雨般落下。它们是空中的花,是秋日的灵魂,更是一个季节为大地书写的诗篇。它们或落于草丛,用一片金黄点缀秋日的寂寥,覆盖枯草的萎靡和颓废,让目光所及都是明亮舒心的;或落于河流,让流水把它们带到远方。这是叶子的流浪。山水迢迢,它们一路向东,也许是大海,也许是每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地方,在那里,有它们的快乐……

霜叶红于二月花。有的叶子经霜后激发出体内的能量,把最热情的一面展现给你。那你就看吧,红叶在深秋的风里摇来摇去,就像跳跃的火苗,仿佛整棵都是火做的。红叶在野外,像是篝火,一堆堆的,向秋日表达爱慕之情。而在马路边,红叶更像是火把,让人内心涌出无限激情。山顶的红叶,在阳光下闪烁着妖娆,让人对山上的风景无限向往,有了攀登的冲动。那就行动吧,周末我们去登山赏红叶。

深秋的叶子是红的,人心里也跟着有了红色的温暖,少了些哀叹与愁苦。不论是黄叶还是红叶,它们都是秋天的宠儿,都是岁月的信使。它们来了,我们就知道四季在变换。待到枝叶叶子落尽,待到我们的视野变得空旷,冬天就来了。最是落叶知秋深。秋天的叶子,就像我们的日子一样,一片一片叠加起来,也许就是我们的收获或者失去,也许就是我们的眷恋和梦想。总之,它们是有灵性的,是有思想的,也是和我们心灵相通的。

◎冯友兰的两副挽联

□汪甲奇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潜心钻研,埋首著述,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实现了自己“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宏大抱负。冯友兰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事变迁,被批判也好,受非议也罢,他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这从他写给妻子任载坤和幼子冯钟越的两副挽联中可窥见一斑。

任载坤1918年与冯友兰结婚,这对可以称得上同甘共患难的夫妻,

共同走过了59年的漫长道路。冯友兰作为哲学家,脑子里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所以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出身世家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任载坤身上。正因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冯友兰才可以“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当任载坤因病离开人世时,冯友兰为亡妻写了一副挽联:“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先去矣。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上联写的是夫妻情深,夫唱妇随,以期终老一生,没想到妻子却先他而去。下联写的是妻

子走后他了无牵挂,从此不再为名利所困,不再受外界羁绊,在临近生命的终点,在浩瀚的哲学世界中“海阔天空我自飞”。冯友兰老来失伴却雄心不减,这真应了他女儿宗璞的话:“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中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冯友兰有两子两女,幼子冯钟越最为其所疼爱,是我国第一代飞机结构强度专家,因长期在西北高原从事飞机结构设计与强度研究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当时,冯友兰已是

87岁高龄,在经历了长女早殇、爱妻仙逝后,又不得不面对幼子英年早逝的不幸。他强忍悲痛为心爱的幼子写下一副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幼子早殇,冯友兰难抑悲痛,可他悲的不单单是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悲的更是国家失去了栋梁之材。可以说,这副挽联立意深远,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那种家国情怀。

冯友兰历经政治运动,多次受到误解、批判,可他不怨不艾,更多的是

对国家、对民族过去的深刻反思和未来前途命运的思考。他的那颗爱国之心像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动机,他完全是用生命当燃料在思考和创作。最终,耄耋之年的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历经十载,写下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巨著,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实现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宏愿。

所以,季羨林先生说:“芝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大节不亏,他走了一条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的大刘山

□陈丹丹

车头向东是离家,车头向西是还乡。向西的时候迎着大刘山的目光,总有一种淡淡的欣喜注入我的心间;向东的时候总有余晖映在倒车镜里,牵绊着一丝惆怅。

大刘山是母亲的名字,大刘山也是父亲的肩膀,无论在燕微的晨光里还是朦胧的月色中,我总是在仰望。

平缓的山顶和陡峭的石崖,是大刘山的北坡,是神星人日日都能够看

到的一面。山南水北,神屋处在大刘山之阴。大刘山的阳面倒是十分平缓,灌木也多,可石头山上是没有什么大树的。太阳不是特别烈的时候,我最喜欢躺下来,天空是蓝色的,闭上眼睛却能够看到红色,我一直期待能够在夜晚也这样躺在山顶上看看星空,可惜一直没有夜半爬山的勇气。小时候,我在山顶是看见过山鹰的。海拔不是很高的大刘山挡不住人们的脚步,也不是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却是我心中的长城。

“东山煤,西山釉,南山瓷土处处有。”这首属于神屋的歌谣不知是从何时开始传唱的,也不知是谁写的。神屋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家家户户与瓷有关,以瓷为生。大刘山赋予神屋人“灵丹宝篆”,我的祖先用自己的智慧将制瓷技艺传承千古,神屋人人感念“坤德离功”,虽身处山间,商贸繁华却从来不输平城镇。

我的家就在大刘山下。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里没有正经的校园,却有整个大刘山。放学铃声一响,我们就

冲到山上去,折桃花,摘野果子,喝山泉水,躺在天然形成的石头八仙桌上,叨着狗尾巴草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煤矿几十年如一日地开采,山泉一处一处都不见了,上山不得不带上瓶装水的时候,我们总是心疼大刘山。三面环山,只有东山脚下有通往外界的路,山里的人辛勤劳作,不分白天黑夜,只为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小镇,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历练去见识。

9岁离家,回家是我心头最期待的事。脚尖朝东,大刘山相送;脚尖朝

西,大刘山迎我。多少年来,我就这样在大刘山送送迎迎的目光里长大。外面的世界喧嚣而孤独,我总是思念着大刘山,只要望见了,心里就踏实了,所有的童真童趣就回来了,所有的孤独烦扰就消散了。再吵嚷再孤寂,大刘山上的月亮总是微微地向我笑。

我心中的长城,就这样把所有的喧嚣、烦扰和孤独都隔到山的那边去了,至于山的那边是不是山,我不再去想了,只想好好地在大刘山的脚下微笑着,望着她。

◎暖柿子

□刘文波

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烂赶集。白露过后,树上的柿子就熟了,一颗一颗点缀在还泛着绿意的叶子间,像灯盏,像宝石,更像是欲说还休的新娘子的眼睛,让你看不够馋不够。寻常人家的小院里,一棵柿子树站在屋前,就像屋里屋外有个勤俭持家的农妇,踏踏实实过日子,充盈又饱满,有种说不出的安稳与祥和。

柿子是寓意吉祥的水果,年画里总少不了它的身影。种下一棵柿子树,就是把事事如意的美好祈愿挂上了枝头。在日本,柿子又叫“孝果”,即

使熟透了也一直挂在枝头不落,像孩子一样不愿离开母亲的怀抱。

深秋,天气转凉,柿叶落尽了,还留在枝头的柿子就像暗夜里渐次点亮的灯笼,照亮了秋天。在我的老家,柿子不比苹果、梨,可以生着吃,柿子是要暖的。这是让孩子们既爱又急的地方。青里泛黄的柿子就可以摘下来准备暖了,而这活儿往往都是奶奶的。在柿子被摘下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姐弟俩总会发现枕边放着几个红柿子,把我们的梦染得甜甜的。这时我们就知道,奶奶把柿子暖好了。

然而,我们是看不到暖柿子的辛

苦的。在一个个我们沉沉睡去的深夜,在微弱的灯光下,奶奶守着烧麦草的炉子,烧水、添水、换水,像伺候新生的孩子一样暖柿子。灯影里,奶奶佝偻的身影晃动着,覆盖了熏黑的顶棚。她用干瘦的手不停地调试着盆里的水温,一遍又一遍为冷却的柿子换热水,打通了一条通往甜蜜的道路。吃着脆甜的柿子,懵懂的我们却没有读懂奶奶那红肿的眼睛里漾着的笑意。

妈妈说,懒人吃不了柿子,而我们的童年被脆甜的柿子填充着,回味无穷。后来,奶奶去世了,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也枯了,那些曾经的甜蜜

和美好随风而去。对于枯了的柿子树,我没有一点儿惋惜,我知道,那是冥冥之中老人在眷顾操劳一生的奶奶,让她在天国也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柿子树陪着,让她有吃不尽的脆甜的柿子。

一颗柿子总是慢慢成熟的。暖柿子的过程就像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只有褪去青涩,才能拥有甘甜。那些留在味蕾中的甜蜜又苦涩的回忆,如同一棵树,一头是深扎在黑暗的地下

